

迷 羊

郁达夫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Literature Press



民国首版文学经典

迷 羊

郁达夫 著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迷羊 / 郁达夫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
2014.5

(民国首版文学经典丛书)

ISBN 978-7-5439-6186-9

I . ① 迷… II . ① 郁… III . ① 中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IV . ① 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0297 号

责任编辑: 张 树 李 莺

封面设计: 周 婧

迷 羊

郁达夫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5.75

版 次: 2014 年 5 月第 1 版 201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6186-9

定 价: 35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出版說明

民國時期雖只有短短三十幾年，却在中國歷史上擁有極重要的地位。隨着地理封閉格局的打破，社會制度的轉型，思想束縛的解放，社會的文化和學術也開始了古今中西新舊融合創新的歷史過程，迎來一個百家爭勝、異彩紛呈的局面，直接表現便是名家輩出、佳作迭現，且其視野之開闊、學識之淵博、影響之深遠，為前代所不及，亦為後人所難達。

有鑒于此，我們從民國時期的經典著作中精選一批，以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之名將其影印出版。第一輯共收羅了三十四種著作，合三十冊，分為“學術”和“文學”兩部分。其中，“民國首版學術經典”包括梁啟超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舒新城編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、王孝通《中國商業史》、胡樸安《中國文字學史》、李長傅《中國殖民史》、姚名達《中國目錄學史》、呂思勉《歷史研究法》與《中國文字變遷考》（合一冊）、胡適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與劉師培《論文雜記》（合一冊）、呂思勉《理學綱要》、呂思勉《白話本國史》、柳亞子等編《蘇曼殊年譜及其他》、顧頡剛編著《妙峰山》等。

這些出自名家之手的著作，或為開一代風氣的創新之作，如舒新城的《近代中國留學史》，是近代第一部研究留學問題的專著，奠定了留學史研究的根基，也是研究有關中國留學歷史的必讀書目之一；如呂思勉的《白話本國史》，既是他的成名作，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用白話文寫成的中國通史；或為總結先賢、啟發後來的集大成之作，如梁啟超的《清代學術概論》，這是一部闡述清代學術思潮源頭及其流變的經典著作，也是梁啟超的代表性作品之一，將清代學術從時代思潮的角度劃分為四個時期，並對每個時期作了簡要而中肯的評介，精辟分析了各個時期及其代表人物的成就與不足，一經問世即受到讀者歡迎，並成為一代又一代青年學子的

入門必讀書；再如胡適的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》，從古文的末路、古文學的新變、白話小說的發達及缺點、文學革命這幾個方面再現這五十年的文學，在傳承舊學的同時更開新路，為文學變革鋪墊、利導。

“民國首版文學經典”則包括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集上編）》、朱湘《石門集》、邱東平《火災》、王實味《休息》與歐陽山等《給予者》（合一冊）、徐志摩《徐志摩選集》、邱東平《第七連》、蕭紅《生死場》、張資平《紅霧》、張資平《飛絮》、陳夢家編《新月詩選》、徐志摩《雲游》與《志摩的詩》（合一冊）、弘一大師紀念會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、葉靈鳳《紅的天使》、朱自清等《我們的六月》、《魯迅傑作選》、郁達夫《迷羊》、胡適《胡適留學日記》、葉靈鳳《未完的懺悔錄》等。

文學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之事，其影響既遠且廣。叢書中所收，不乏當時的“暢銷書”，如蕭紅的《生死場》，甫一出版便轟動當時文壇；如張資平創作的言情小說《紅霧》、《飛絮》等，一版再版，暢銷多年；同時還有不少品種是現今流傳較少，甚至是建國後第一次影印出版的，如弘一大師紀念會所編《弘一大師永懷錄》，該書於大師圓寂一周年時出版，當時僅印發一千冊；如黎錦暉編《留歐外史（第一輯上編）》，一九二八年首版發行，建國後一直沒有再版，已很難找到。

綜上，“民國首版經典叢書”內容包羅萬象，涵蓋詩歌、小說、散文、紀實文學、史學研究、理學、文學研究等方方面面，所選皆出自名家、大家之手，或為各學科奠基之作，或為集大成之經典，或為震動當時、影響深遠的傳誦之作，其中不乏流傳很少、極難覓尋的孤本，我們苦心孤詣，找尋到這些經典著作的初版本，原版影印，精裝制作，以饗讀者。

編者

二零一四年二月

迷 羊

郁達夫著

上 海

北新書局發行

1928

迷 羊

郁達夫著

上 海

北新書局發行

1928



迷羊

葉鼎洛作

迷 羊

一

一九××年的秋天，我因為腦病厲害，住在長江北岸的A城裏養病。正當江南江北界線上的這A城，兼有南方溫暖的地氣和北方亢燥的天候。入秋以後，天天只見藍蔚的高天，同大圓幕似的張在空中。東北西三面城外高低的小山，一例披着了翠色，在陽和的日光裏返射。微涼的西北風吹來，往往帶着些秋天乾草的香氣。我尤愛西城外和長江接着的一箇稜形湖水旁邊的各小山。早晨起來，拿着幾本愛讀的書，裝滿一袋花生水菓香煙，我每到這些小山中沒有人來侵犯的地方去享

受靜瑟的空氣。看倦了書，我就舉起眼睛來看山下的長江和江上的飛帆。有時候深深地吸一口煙，兩手支在背後，向後斜躺着身體，縮小了眼睛，呆看着江南隱隱的青山，竟有三十分鐘以上不改姿勢的時候。有時候伸着肢體，仰臥在和暖的陽光裏，看看無窮的碧落，一時會把什麼思想都忘記，我就同一片青烟似的不自覺着自己的存在，悠悠的浮在空中。像這樣的懶遊了一箇多月，我的身體漸漸就強壯起來了。

中國養腦病的地方很多，何以廬山不住，西湖不住，偏要尋到這一箇交通不十分便利的A城裏來呢？這是有一箇原因的。自從先君去世以後，家景蕭條，所以我的修學時代，全仗北京的幾位父執，傾囊救助。父親雖則不事生產，潦倒了一生，但是他交的幾位朋友，却都是慷慨好義，愛人如己的君子，所以我自十幾歲離開故鄉以後，他們供給我的學費，每年至少也有五六百塊錢的樣子。這一次有一位父親生前最知己的伯父，在A省駐節，掌握行政全權。暑假之後，我由京漢車南下，乘長江輪船赴上海，路過A城，上岸去一

見，他居然留我在署中作伴，並且委了我一箇掛名的諮議，每月有不勞而獲的兩百塊錢俸金好領。這時候我剛在北京的一箇大學裏畢業，暑假前因為用功過度，患了一種失眠頭暈的惡症，見他留我的意很殷誠，我也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。

A城北面去城不遠，有一箇公園。公園的四周，全是荷花水沼。園中的房舍，係雜築在水荇青荷的田裏。天候晴爽，時有住在城裏的富紳閨女和蘇揚的么妓，來此閑遊。我因為生性孤僻，並且想靜養腦病，所以在A地住下之後，馬上托人關說，就租定了一間公園的茅亭，權當寓舍。然而人類是不喜歡單調的動物，獨居在湖上，日日與清風明月相周旋，也有時要感到割心的不快。所以在湖亭裏蟄居了幾天，我就開始作汗漫的閑行，若不到西城外的小山叢裏去俯仰看長江碧落，便也到城中市上，去和那些閑散的居民夾在一塊，尋一點小小的歡娛。

是到A城以後，將近兩箇月的一天午後，太陽依舊是明和可愛，碧落依舊是澄靜高遙，在西城外各處小山上跑得累了，我就拖了很重的腳，走

上接近西門的大觀亭去，想在那裏休息一下，再進城上酒樓去吃晚飯。原來這大觀亭，也是 A 城的一箇名所，底下有明朝一位忠臣的墳墓，上面有幾處高敞的亭臺。朝南看去，越過飛逸的長江，便可看見江南的煙樹。北面窗外，就是那箇三角形的長湖，湖的四岸，都是雜樹低岡，那一天天色很清，湖水也映得格外的沈靜，格外的藍碧。我走上大觀亭樓上的時候，正廳及檻旁的客座已經坐滿了，不得已就走入間壁的廂廳裏，靠窗坐下。在躺椅上躺了一忽，半天的疲乏，竟使我陷入了很舒服的假寐之境。睡了不曉多少時候，在似夢非夢的境界上，我的耳畔，忽而打來了幾聲女孩兒的話聲。雖聽不清是什麼話，然而這話聲的主人，的確不是 A 城的居民，因為語音粗硬，彷彿是淮揚一帶的腔調。

我在北京，雖則住了許多年，但是生來胆小，一直到大學畢業，從沒有上過一次妓館。平時雖則喜歡讀讀小說，畫畫洋畫，然而那些文學界藝術界裏常常聽見的什麼戀愛，什麼浪漫史，却與我一點兒緣分也沒有。可是我的身體構造，發育

程序，當然和一般的青年一樣，血管裏也有熱烈的血在流動，官能性器，並沒有半點缺陷，二十六歲的青春，時時在我的頭腦裏筋肉裏呈不穩的現象，對女性的渴慕，當然也是有的。并且當出京以前，還有幾箇醫生，將我的腦病，歸咎在性慾的不調，勸我多交幾位男女朋友，可以消散消散胸中堆積着的憂悶。更何況久病初愈，體力增進，血的循環，正是速度增加到頂點的這時候呢？所以我在幻夢與現實的交叉點上，一聽到這異性的喉音，神經就清醒興奮起來了。

從躺椅上站起，很急速地擦了一擦眼睛，走到隔一重門的正廳裏的時候，我看見廳前門外回廊的檻上，憑立着幾箇服色奇異的年輕的幼婦。

她們面朝着檻外，在看揚子江裏的船隻和江上的斜陽，背形服飾，一眼看來，都是差不多的。她們大約都只有十七八歲的年紀，下面着的，是剛在流行的大腳褲，顏色彷彿全是玄色，上面的衣服，却不一樣。第二眼再仔細看時，我才知道她們共有三人，一箇是穿紫色大團花緞的圓角夾衫，一個穿的是深藍素緞，還有一箇是穿着黑華

絲葛的薄綿襖的。中間的那箇穿藍素緞的，偶然間把頭回望了一望，我看出了一個小小橢圓形的嫩臉，和她的和同伴說笑後尚未收斂起的笑容。她很不在意地把頭朝回去了，但我却在腦門上受了一次大大的棒擊。這清冷的 A 城內，攏總不過千數家人家，除了幾箇妓館裏的放蕩的么妓而外，從未見過有這樣豁達的女子，這樣可愛的少女，毫無拘束地，三五成羣，當這箇晴和的午後，來這箇不大流行的名所，賞玩風光的。我一時風魔了理性，不知不覺，竟在她們的背後，正廳的中間，呆立了幾分鐘。

茶博士打了一塊手巾過來，問我要不要吃點心，同時她們也朝轉來向我看了，我纔漲紅了臉，慌慌張張的對茶博士說，“要一點！要一點！有什麼好吃的？”大約因為我的樣子太倉皇了吧？茶博士和她們都笑了起來。我更急得沒法，便回身走回廂廳的座裏去。臨走時向正廳上各座位匆匆的瞥了一眼，我只見滿地的花生瓜子的殘皮，和幾張桌上空空的雜亂擺着的幾隻茶壺茶碗。這時候許多遊客都已經散了，“大約在這一座亭臺裏

流連未去的，只有我和這三位女子了吧！”走到了座位，在昏亂的腦裏，第一着想起來的，就是這一箇思想。茶博士接着跟了過來，手裏肩上，搭着幾塊手巾，笑迷迷地又問我要不要什麼吃的時候，我心裏才鎮靜了一點，向窗外一看，太陽已經去小山不盈丈了，即便搖了搖頭，付清茶錢，同逃也似的走下樓來。

我走下扶梯，轉了一箇灣走到樓前向下降的石級的時候，舉頭一望，看見那三位少女，已經在我的先頭，一邊談話，一邊也在循了石級，走回家去。我的稍稍恢復了一點和平的心裏，這時候又起起波浪來了，便故意放慢了脚步，想和她們離開遠些，免得受人家的猜疑。

畢竟是日暮的時候，在大觀亭的小山上一路下來，也不曾遇見別的行人。可是一到山前的路上，便是一條西門外的大街，街上行人很多，兩旁盡是小店，儘跟在年輕的姑娘們的後面，走進城去，實在有點難看。我想就在路上雇車，而這時候洋車夫又都不知上那裏去了，一乘也沒有瞧見；想放大了膽子，率性趕上前去，追過她們的

頭，但是一想起剛纔在大觀亭上的那種醜態，又恐被她們認出，再惹一場笑話，心裏忐忑不定，誠惶誠恐地跟在她們後面，走進西門的時候，本來是黝暗狹小的街上，已經汎流着暮景，店家就快要上燈了。

西門內的長街，往東一直可通到城市的中心最熱鬧的三牌樓大街，但我因為天已經晚了，不願再上大街的酒館去吃晚飯，打算在北門附近橫街上的小酒館裏吃點點心，就出城回到寓舍裏去。正在心中打算，想向西門內大街的叉路裏走往北去，她們三箇，不知怎麼的，已經先我轉灣，向北走上坡去了。我在轉灣路口，又遲疑了一會，便也打定主意，往北的灣了過去。這時候我因為已經跟她們走了半天了，胆量已比從前大了一點，并且好奇心，也在開始活動，有“率性跟她們一陣，看她們到底走上什麼地方去”的心思。走過了司下坡，進了青天白日的舊時的道臺衙門，往後門穿出，由楊家拐拐往東去，在一條橫街的旅館門口，她們三人同時舉起頭來對了立在門口的一位五十來歲的姥姥笑着說：“您站在這兒幹嗎？”這是那